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芒种，忙而不茫

钟玉红

仲夏时节，迎来芒种。芒种一词，最早出自西汉时期的《周礼》：“泽草所生，种之芒种”。芒种，它提醒着勤劳的农人，麦穗已熟待收，带有芒刺的稻种也宜播种入田。

白居易任陕西周至县尉时，目睹了农民辛勤收割麦子的情景感触颇深，遂挥毫写下《观刈麦》。时光荏苒，千年之后，我们仍能在炙热的阳光下，看到田野上金黄麦穗低垂、等待收割的画面。一位北方的友人曾向我讲述，他中学时曾有一个特别的假期，名为“麦假”。彼时，学生与老师都会回到家中，投身到繁忙的农事中。他们挽起袖子，弯下腰，左腿在前，右腿在后，左手搂过一把麦子，右手紧握锋利的镰刀，有说有笑地开始割起来。“唰唰”，镰刀划过麦穗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，仿若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割下的麦子随后便整齐地躺在地上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既娴熟又富有节奏感。



一片片金黄的麦海在劳作中逐渐消失，只留下一地寸把长的麦茬，宛如理发师精心修剪过的板寸发型。劳作间，友人的父亲时常会直起腰，望着随风涌动的麦浪，抚着金黄的麦穗，扬着笑脸说又是一个好收成。有时忍不住摘下一把新麦，在掌心轻轻揉搓，吹去麦皮后，放入口中一嚼，满口的清香，说是新麦特有的味道。

与北方的金黄麦田不同，南方的梯田则是一片绿意盎然。如陆游《时雨》中所述：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”此刻的南方，梯田如诗如画，农人的身影在绿浪中穿梭。记得与母亲一同去插秧时，我们弯着腰，一步步后退着，将秧苗稳稳插入泥土中。有时衣服短了些，太阳毫不留情地晒在后背，半天下来，后背一片通红，留下一道深深的黑色印记。当我们直起身，抬头望去，只见水田里已是绿意盎然，秧苗密密麻麻，如同一片绿

儿子非要到乡下过六一，说是要体验生活。他问我有什么玩的，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。

我们小时候，玩的东西少得可怜。但我们那里树多山多，一棵树能爬一整天，一个山头能跑上半个月。夏天凉快，大家三五成群，去河里游泳抓鱼，冬天天冷，就去地里捡玉米，然后用火烤熟了吃，最先找到的，还能当一天“老大”。“老大”可威风了，分派谁回家拿火柴，谁搬砖搭灶台，都必须得听。现在的小孩子，哪还会玩这些。

我把大大小小的玩具装进整理箱，想着带到乡下，让他在那玩一会，估计也就差不多了。

可刚下车，儿子就被菜园里的一群小朋友吸引住了。他们正在捕蝴蝶，其中一个手里拿着自己做的捕蝶网，裤子好像还磨出了个大窟窿，晚上回去一定会被妈妈收拾。但现在的他，才不会想这些，尽情地嬉戏着；另一个在旁边擦着鼻涕，手里拿着个罐头瓶，里面装着几只蜻蜓和蝴蝶，还有几片菜叶，那是给它们准备



蝴蝶飞呀

范大悦

色的海洋。傍晚，我们踏着暮色归家，白鹭在秧田上空翩翩起舞，远处传来阵阵牛铃声，我心中不禁涌起陶然的诗意。

芒种一到便进入梅雨季，完成农活的母亲显得从容不迫。恰好此时梅子成熟，她便安坐于家中，为我精心酿制一壶醇香的梅子酒。母亲将青梅洗净后，用刀轻轻割开，将其放入小锅中，倒入适量的绍兴黄酒与清香型白酒，她细致地调着比例，确保每一滴酒都能充分吸收梅子的精华。再加入冰糖提升风味，枸杞、红枣和山楂条少量。炉火熊熊，她耐心地熬制，直到冰糖完全融化，酒液变得醇厚甘甜。

陆游曰：“煮酒青梅次第尝，啼莺乳燕占年光。”在梅雨绵绵的日子里，我们静坐家中，聆听窗外细雨潺潺。时而举杯浅酌，梅子的酸甜与酒的醇厚交织在舌尖。清新醇香的口感，如同山间清风与流云轻抚心田，将青梅酒的芬芳融入每一个呼吸。这份悠然自得，让烦恼随风而去，只留下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欢愉。夜幕低垂，稻田间蛙鸣如潮，那“呱呱”的旋律，宛如大自然的催眠曲，轻轻地将整个带人宁静甜美的梦乡。

芒种，“五月节，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”，有成熟，也有新生，芒种不是强调一个忙，而是适时。从立夏、小满，到芒种，古人始终遵循着季节的变换，悠然自得地生活。他们忙碌于手，却从容于心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实前行。

我们常常抱怨生活的“忙、茫、盲”，却忽略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美好。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当我们感到迷茫或不知所措时，不妨跟随时间的步伐，去做力所能及的眼前事，便是最好的适时。愿我们都能顺应天时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安宁之地，静待生活的美好慢慢绽放。

的午饭，可它们哪有心思吃。

儿子急得直蹦，要我赶紧给他也做一个网。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屋子里只剩下一堆破铜烂铁，哪里有做网的材料。最后还是从邻居大姨那里弄到的，给她钱说啥不要。我还开玩笑，跟她说小时候要是也能给我一块纱布，我就不至于把家里的纱窗撕下来剪了，也不会挨一顿胖揍。

儿子拿着崭新出炉的捕蝶网，跑去和他们玩。来了新伙伴，小朋友们自然是更加高兴，跑着跳着，欢声一片。看着他们，好像看到了我的童年。

那个破了裤子的小朋友招呼我过去，我摇了摇头，说叔叔年纪大了，跑不动了，叔叔就坐在这里，看着你们。他说好，然后就又去捕蝴蝶去了。

我去经销店给孩子们买了一大堆零食，他们吃得很开心，儿子平时并不爱吃，但这会吃得比谁都香。在乡下小孩子们基本上不过“六一”，要不是学校放假，这天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吃完后，孩子们又欢呼着跑开了。

一只蝴蝶落在了瓜蔓上。我蹑手蹑脚，想要去抓，可快靠近时，它却飞走了。我在院子里找了好久，却始终找寻不见。

蝴蝶飞走了，飞进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

麦浪的味道

鲍安顺

这个季节，田野金黄。一天清晨，我站在麦田边，太阳红彤彤的，格外动人。麦田一望无际，那金黄的麦子成熟了，我内心亢奋，充满激情，因为我看见了麦浪轻波荡漾，闻到了麦子的香味。

我的嗅觉是实实在在的，一如金色的连片麦浪，随风起伏，是真实的情境。那麦香与辛勤耕种的农人相守，弥漫着丰收的诗情画意。我感觉到，那些农人的笑脸上，荡漾起了慰藉神情。他们在抢收麦子，在炽热的阳光下，那辛勤的汗水，那马不停蹄的身影，构成了麦田里最热闹的景象。那场面，让我的身心跟着舒展起来。

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农站在麦浪里，摸几下麦穗后对我说：“摸摸看看，我就知道能不能收割了。”我相信，这种信心来自其丰富的农耕经验和生活阅历。在麦浪里，我把老农递来的一把清香的麦粒，用双手搓来搓去，将手心的麦粒轻轻一吹，麦皮纷飞，我再把干净的麦粒塞进嘴里，几经咀嚼，那浓郁的麦香便浸染身心。我对麦浪的最初体验就是麦子的味道，吃在嘴里，香味沁人心脾，身心像跟着飞翔起来。

我常想，那麦浪的味道，贯穿了麦子整个的生长过程，麦子拔节、抽穗、扬花、灌浆都有不同的气息、不同的味道。比如那拔节中的麦浪，是悠闲的，如一个少年眉开眼笑，眉清目秀，有青涩的芳香；那抽穗时的麦浪，则充满了激情，有种踌躇满志、成熟在望的气息；到了扬花之时，那是深情在传送，有梦幻般的美妙；麦子灌浆了，就要成熟了，香气浸染田间，麦浪意气飞扬，充满丰收的气息。

与花香不同，麦浪里的香，是泥土的气息、庄稼的风情。我多想随着麦浪翻卷起舞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与紧贴泥土的乡情共醉。